中正漢學研究
2024 年第二期（總第四十四期）
2024 年 12 月　頁 133~160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重探《左傳》不驗之預言與成書下限之關係

黃聖松*

摘　要

「不驗之預言」指對未來之預測而與史實不符者，前輩學者顧炎武與胡念貽合計提出《左傳》七則不驗之預言，本文檢閱《左傳》又提出三則。此三則不驗之預言皆發生於春秋之世，《左傳》編纂者無由不知其發展與結果。《左傳》編纂者若以應驗與否作為選錄預言之標準，《左傳》不應存在不驗之預言。《左傳》既保留不驗之預言，知《左傳》編纂者不以應驗與否為收錄條件。不驗之預言乃《左傳》編纂者對史料之尊重與保存，不可主張《左傳》編纂者因未予修訂或潤飾，援以為討論《左傳》成書下限之依據。

關鍵詞：《左傳》、預言、不驗之預言、成書時間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Re-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fulfilled Predictions in “Zuǒ Zhuàn” and Its Final Date of Compilation

Huang, Sheng-sung*

Abstract

‘Unfulfilled prediction’ refers to prophecy about the future that is inconsistent with historical facts. Senior scholars Gù Yánwǔ and Hú Niànyí jointly proposed seven unfulfilled predictions in “Zuǒ Zhuàn”. This article reviews “Zuǒ Zhuàn” and proposes three more. These three unfulfilled predictions all occurr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compilers of “Zuǒ Zhuàn” had no reason to know their development and results. If the compilers of “Zuǒ Zhuàn” use fulfillment or failure as the criterion for selecting predictions, there should be no unfulfilled predictions in “Zuǒ Zhuàn”. Since “Zuǒ Zhuàn” retains unfulfilled predictions, it is known that the compilers of “Zuǒ Zhuàn” do not regard fulfillment or failure as a condition for inclusion. The unfulfilled prediction is due to the respect and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by the compilers of “Zuǒ Zhuàn”. It cannot be claimed that the compilers of “Zuǒ Zhuàn” did not revise or polish it, and this should not be used as a basis for discussing the final date of compilation of “Zuǒ Zhuàn”.

Keywords: “Zuǒ Zhuàn”, prediction, unfulfilled prediction, the final date of compilati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一、前言

晉人范甯（339？-401）於《春秋穀梁傳序》評《左傳》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唐人楊士勛（？-？）《疏》云「『其失也巫』者，謂多敘鬼神之事，預言、禍福之期。」[1]《左傳》屢記預言，是以范甯謂之「巫」。古來論《左傳》預言者多矣，於此不一一俱述，僅聚焦《左傳》預言與成書之關係。

吾人皆知《左傳》預言得驗者比例極高，然明末清初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卷五「《左氏》不必盡信」，提出《左傳》五則不驗之預言。第一則見文公六年《左傳》記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由此「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2]顧炎武謂「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第二則是襄公二十九年《左傳》載吳公子札聘魯，「請觀於周樂。」樂工「為之歌〈齊〉」，季札曰「國未可量也」，晉人杜預（222-285）《春秋左傳集解》（以下簡稱《集解》）云「言其或將復興」（頁 669），然顧炎武言「乃不久而篡于陳氏。」第三則亦屬季札觀樂之事，樂工「為之歌〈鄭〉」，季札謂「是其先亡乎？」《集解》曰「譏其煩碎，知不能久。」（頁 669）顧炎武云「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于韓。」第四則為昭公四年《左傳》，鄭卿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頁 732）顧炎武謂「滕滅于宋王偃，在諸侯為最後。」第五則乃僖公三十一年《左傳》，衛遷都帝丘而「卜曰三百年。」（頁 287）顧炎武云「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曆四百二十一年。」總結上述，顧炎武乃謂「《左氏》所記之言亦不可盡信。」[3]

近人胡念貽（1924-1982）又補二則不驗之預言，第一則是宣公三年《左傳》「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頁 367）胡念貽曰「實際周代傳世不是三十，而是三十七；國祚不止七百年，而是八百餘年。」第二則見定公九年《左傳》[4]「趙氏其世有亂乎」（頁 968），胡念貽云「趙氏後來世代相傳，沒有常發生變亂。」[5]總之，

---

[1] 〔漢〕穀梁赤傳，〔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十三經注疏》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頁 7。

[2] 〔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十三經注疏》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頁 313-315。為簡省篇幅及便於讀者閱讀，下文徵引本書時，逕於引文後夾注頁碼，不再以注腳呈現。

[3] 〔清〕顧炎武：《日知錄》（臺北：台灣明倫書局，1979），頁 118。

[4] 筆者案：胡氏原文為「哀公九年」，實為「定公九年」之誤。

[5] 胡念貽：〈《左傳》的真偽和寫作時代問題考辨〉，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55。

顧炎武所提五則與胡念貽增補二則，認為《左傳》凡涉及戰國之事者皆不驗，證明《左傳》編纂者不知戰國歷史，推論《左傳》成書下限應在春秋末年。[6]或有學者認為，不驗之預言是《左傳》編纂者附益。近人徐復觀（1904-1982）反駁此說，曰「若謂凡言之不驗者，為著者所未及見，則其意謂已驗者，即作者所附益，此則斷無是理。」[7]王和主張上揭七則不驗之預言，除第一則「秦之不復東征」，其餘六則皆可應證。王和認為顧炎武與胡念貽誤解不驗之預言，「或是由於理解錯誤，或是由於史實不清。」王和提出三項結論：一、《左傳》預言非《左傳》編纂者編造與後人附會，係取自春秋各國史書。二、《左傳》預言非成於一時，僅依預言是否驗證以判定《左傳》成書下限有其疑慮。三、以往學者認為《左傳》預言有驗或不驗，實則《左傳》除「秦之不復東征」，無不驗之預言。[8]趙伯雄謂「《左傳》中記載了很多當時的占卜和預言，這些占卜和預言大多數都應驗了，也有少數沒有應驗」，[9]不贊成王和之見。支持王和之見者有劉志全，其稱以不驗之預言推斷《左傳》成書下限為「預言解證法」。劉志全認為《左傳》所記預言「來源駁雜、作者不一、時代不一」；「每則預言往往只是針對個別事件進行言說，即使準確考察出與其相應的具體年份，那麼也只是確定了這則預言形成或書寫的年份。」[10]

近人楊伯峻先生（1909-1992）《春秋左傳注》（以下簡稱《左傳注》）認為，《左傳》不驗之預言可為《左傳》成書下限之依據。簡言之，「預言被證實的，是作者所親見的；預言不靈驗的，是作者所未及聞見的。」許多以不驗之預言推論《左傳》成書下限之學者，亦抱持相同看法。[11]《左傳注》以四則不驗之預言為證，除上揭顧炎武所舉第一則與第三則，另援莊公二十二年《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頁 163）；與閔公元年《左傳》「賜畢萬魏，卜偃曰」（頁 188）二則為據。《左傳注》推斷《左傳》成書在魏斯為侯（403 B.C.）之後，至周安王十三年（389 B.C.）之前，距魯哀公末年約 60 餘年至 80 年。[12]除上揭《左傳注》，寧登國主張《左傳》成書下限即魯哀公二十七年（468 B.C.），[13]黃覺弘另列以預言推論《左傳》成書時間之諸說計十六種，[14]爾後尚有劉佳男另有他見。今將黃覺弘所列成書時間諸說十六種與劉佳男之說，製為「表一、以預言推論

6 胡念貽：〈《左傳》的真偽和寫作時代問題考辨〉，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學論稿》，頁 55、68-69。
7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164。
8 王和：〈論《左傳》預言〉，《史學月刊》1984 年第 6 期（1984），頁 13-18。
9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頁 13。
10 劉志全：〈出土文獻視域下的《左傳》成書時間新論〉，《人文雜志》2024 年第 6 期（2024），頁 97-109。
11 唐明亮：〈《左傳》預言新論〉，《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第 4 期（2017），頁 78-86。
1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38-41。
13 寧登國：〈《左傳》記事終止時間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1 期（2006 年），頁 4-6。
14 黃覺弘：〈《左傳》成書戰國說綜考〉，《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 25 卷第 6 期（2006 年），頁 85-89。

《左傳》成書時間表」，敬請讀者參考。

表一、以預言推論《左傳》成書時間表

序號	作者	書名或篇名	成書時間
1	衛聚賢（1898-1990）	〈《左傳》之研究〉	周威烈王元年（425 B.C.）至二十三年（403 B.C.）。
2	梁啟超（1873-1929）	〈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至遲不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403 B.C.）或 381 B.C.以前。
3	胡適（1891-1962）	〈〈《左傳》真偽考〉的提要與批評〉	至早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403 B.C.）三家分晉之後，或在 386 B.C.田和為諸侯之後。
4	狩野直喜（1868-1947）	《左氏辨》	秦孝公（362 B.C.-338 B.C.在位）之前。
5	新城新藏（1873-1938）	〈由歲星之記事論《左傳》《國語》之著作年代及干支紀年法之發達〉	365 B.C.至 329 B.C.之間。
6	劉汝霖（？-？）	《中國學術編年方法》	375 B.C.至 340 B.C.之間。
7	陳夢家（1911-1966）	《西周年代考》	329 B.C.至 320 B.C.之間。
8	朱東潤（1896-1988）	《《左傳》選・前言》	西元前 4 世紀初期。
9	徐中舒（1898-1991）	〈《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時代〉	375 B.C.至 351 B.C.之間。
10	童書業（1908-1968）	《春秋左傳研究》	最後成書於 330 B.C.左右。
11	趙光賢（1910-2003）	《《左傳》編撰考》	375 B.C 至 352 B.C.之間。
12	鄭君華	〈略論《左傳》成書年代的有關問題〉	353 B.C.至 341 B.C.之間。
13	牛鴻恩	〈論《左傳》的成書年代〉	西元前 4 世紀 70、60 年代。
14	王和	〈《左傳》的成書年代與編纂過程〉	375 B.C.鄭亡之後，360 B.C.之前。

15	趙伯雄	《春秋學史》	375 B.C.至 343 B.C.之間。
16	黃覺弘	〈《左傳》成書上下限推考〉	320 B.C.至 296 B.C.之間。
17	劉佳男	《《左傳》成書年代問題的多視角考察》、〈從《左傳》的預言看其成書年代〉[15]	不早於 365 B.C.，亦不晚於西元前 4 世紀 50 年代。

上揭諸家皆以不驗之預言推論《左傳》成書時間，唯結論頗為懸殊；至早者為序號 1 之衛聚賢，主張成書下限在周威烈王元年（425 B.C.）至二十三年（403 B.C.）；至晚者如序號 16 之黃覺弘，認為在 320 B.C.至 296 B.C.之間。《左傳》所載預言，絕大多數皆可應驗，或可能《左傳》編纂者修訂、潤飾不驗之預言，使不驗者能與事實相符。《左傳》編纂者亦可能刪除不驗之預言，藉以提高預言應驗之比例。當然此說僅是假設，未有證據支持。部分預言以懷疑、推測、不確定之口吻陳述，如第一節所引顧炎武之第三則預言「是其先亡乎」，與第四則預言「蔡及曹、滕其先亡乎？」此二則預言雖不驗，唯以此口吻記錄之預言確實有更多應驗之例。須注意者為，以不驗之預言推論《左傳》成書下限是否存在論證疑慮？若有不驗之預言，且《左傳》編纂者未予刪除或修訂，不驗之預言是否能作為推論成書下限之依據？

為說明何謂不驗之預言，將於第二節界定其意義。《左傳》不驗之預言除第一節所陳顧氏之五則與胡氏之二則，本文提出三則與史實出入之預言，分置於第三節至第五節說明。此三則不驗之預言，《左傳》編纂者未予修訂、潤飾或刪除，值得吾人留意。第六節說明不驗之預言不宜作為討論《左傳》成書下限之依據，另分析《左傳》編纂者保留此三則不驗預言之緣由。今不揣譾陋，以〈重探《左傳》不驗之預言與成書下限之關係〉為題，將心得形諸文字，就教於方家學者。

二、界定「不驗之預言」

本文所謂「不驗之預言」，指針對某一人物、氏族或國家之存亡興廢所作預測，而與

[15] 劉佳男：《《左傳》成書年代問題的多視角考察》（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頁 39。劉佳男：〈從《左傳》的預言看其成書年代〉，《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2013 年第 5 期（2013 年），頁 61-63。

史實不符者。學者對《左傳》若干預言因理解之誤，將其歸為不驗之預言，於此須作釐清。首先是無相關史料以供驗證者，此為「不可驗之預言」。其次是人物心生慨嘆而對未來之預期，因非對他者之預言，可稱為「自我預期」。此類案例確與該人物爾後境遇相符者，然不驗者亦屢見。《左傳》典型預言皆針對他者，「自我預期」之例因可驗證與不驗者之數量又各有若干，本文不列入預言範圍。第三類是因誤解傳文而導致誤判。以下針對上述三種情況各舉例說明。

「不可驗之預言」之例，如襄公二十七年《左傳》記鄭簡公與鄭國卿大夫享晉卿趙武，趙武請鄭之七臣皆賦，「亦以觀七子之志。」（頁 647）鄭卿印段賦〈蟋蟀〉，趙武譽為「保家之主。」趙武又與晉大夫叔向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頁 648）襄公八年《左傳》之《集解》云「子展，子罕子」（頁 520）；襄公八年《左傳》有「公孫舍之」，《集解》謂為「子展」；（頁 528）知子展為其字。子展之父子罕，成公十六年《春秋經》之《集解》言「喜，穆公子，子罕也。」（頁 449）知公子喜字子罕，子罕之子公孫舍之字子展，子展以其父子罕之字立為「罕氏」。罕氏「後亡」之預言尚見襄公二十六年與二十九年《左傳》，二處皆叔向之語。[16]檢諸顧棟高（1679-1759）《春秋大事表》，子展之子為子皮。襄公二十九年《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集解》曰「子皮代父為上卿。」子皮之子為嬰齊，昭公十六年《左傳》之《集解》云「子蠆，子皮之子，嬰齊也。」（頁 828）嬰齊之子是罕達，定公十五年《左傳》之《集解》謂「罕達，子蠆之子。」（頁 935）知子展之子孫傳四代，[17]且罕達仍見哀公十三年《春秋經》。[18]《春秋經》與《左傳》雖未載罕達之後人，唯至春秋末期子展之子孫已傳四代。然春秋之後因缺乏史料，不僅未知罕氏之世系，亦無法驗證罕氏是否為鄭之諸族「後亡」者，故此預言屬「不可驗之預言」。又如昭公四年《左傳》記鄭卿子產「作丘賦」，鄭大夫渾罕對此表達不滿，預言「國氏其先亡乎！」（頁 732）《春秋大事表》記子產之子曰國參，[19]首見昭公三十二年《春秋經》。[20]《集解》云「子思，子產之子，國參也。」（頁 1001）子思又稱桓子思，《集解》謂「桓」乃其謚。（頁 1011）哀公二十七年《左傳》尚見子思之記載，[21]知

[16] 襄公二十六年《左傳》「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頁 633）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頁 666）

[17] 〔清〕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1340。

[18] 哀公十三年《春秋經》「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頁 1027）

[19] 〔清〕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 1338-1339。

[20] 昭公三十二年《春秋經》「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頁 931）

[21] 哀公二十七年《左傳》「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集解》云「子思，國參。」（頁 1053）

子產之國氏於春秋末年尚存。然爾後國氏不見相關記載，未詳是否為鄭國「先亡」之氏族，故渾罕之語亦屬「不可驗之預言」。[22]

「自我預期」之例如成公七年《左傳》記吳師伐郯，魯卿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季文子認為蠻夷之吳入伐，係因「無弔者也夫」之故。《集解》云「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頁 443）然日本人竹添光鴻（1842-1917）《左傳會箋》（以下簡稱《會箋》）、《左傳注》與趙生群先生《春秋左傳詳注》（以下簡稱《詳注》）皆認為，「無弔者也夫」指是時無霸主，[23]中國乃受「蠻夷入伐」之苦。季文子謂蠻夷之吳禍害中國，「上有不弔，其誰不受亂？」《集解》釋「上」為「霸主」，《會箋》認為此「上」乃晉國，「晉國即當時諸夏之昊天也。」因晉國霸業中衰，諸侯「誰不受亂。」季文子「懼及己也」，[24]預期「吾亡無日矣。」季文子之語是個人慨嘆，屬「自我預期」。猶僖公三十三年《左傳》載晉卿先軫對晉襄公受晉文公夫人之請求而縱放秦之三帥，因忿怒而曰「亡無日矣」（頁 290），事實證明晉未由此而覆滅。同是「亡無日矣」，襄公二十三年《左傳》書魯大夫臧紇於魯卿孟莊子卒時，云「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孟孫死，吾亡無日矣。」臧紇於同年「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頁 606），果然一語成讖。[25]上揭季文子「自我預期」言「吾亡無日矣」，《左傳》記「君子」之語，謂季文子身為魯國執政，對吳之侵犯中國戒慎恐懼而魯終不亡。季文子對國際局勢先有敏銳觀察，後能因應吳國之壯大，方使魯國不致覆滅。季文子或因外在條件改變，而使「自我預期」不驗。

又如哀公十一年《左傳》記吳、齊艾陵之戰，齊大夫東郭書於戰前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頁 1017）《會箋》釋東郭書之語，「言凡力戰者，三必死矣，例為然。」東郭書認為「今吾三於此，其必死也。」《左傳注》與《詳注》謂東郭書所言，「或當時有此語，或古代相傳之語。」[26]總之，東郭書預期將死於此役，屬「自我預期」之例。同年《左傳》載吳軍「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頁 1017）《左傳》「獲」字有生擒與死獲二種，[27]《左傳》後文書魯國「歸國子之元」（頁 1018）於齊，或以為此「獲」乃死獲。然《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記此事作「虜齊高、國」，由

[22] 邵志葉《《左傳》預言研究》將上揭三則「不可驗之預言」皆列為預言之例，見邵志葉：《《左傳》預言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頁 54-60。

[23]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8），頁 85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832。趙生群：《春秋左傳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23），頁 569。

[24] 同前註，頁 852。

[25] 邵志葉《《左傳》預言研究》將上揭三則「自我預期」之例皆列為預言之例，見邵志葉：《《左傳》預言研究》，頁 43-53。

[26]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194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662。趙生群：《春秋左傳詳注》，頁 1308。

[27]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7），頁 941。

此推知《左傳》之「獲」應是生擒。至於「歸國子之元」，日本人瀧川龜太郎（1865-1946）《史記會注考證》認為「想當時歿於陳耳」，[28]故魯以國書之元首歸齊。若上述推論無誤，東郭書亦為吳所擄而未卒於戰場，與其預期不符。誠如上文所述，「自我預期」應驗與否各有若干實例，故本文不列入預言範圍。

「誤解傳文」之例如僖公九年《左傳》「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頁 220）僖公八年《左傳》書宋桓公將卒，「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集解》云「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頁 217）知公子目夷字子魚，與宋襄公皆宋桓公之子。公子目夷後人以其字為氏，是為「魚氏」。《左傳》編纂者言公子目夷之後「世為左師」，檢諸《春秋大事表》，[29]文公七年《左傳》「公孫友為左師」，《集解》謂「目夷子。」（頁 316）又成公十五年《左傳》記是時「魚石為左師」，同年《春秋經》書該年秋季「宋魚石出奔楚」，《集解》曰魚石乃「公子目夷之曾孫。」（頁 466）成公十八年《左傳》記楚、鄭聯軍伐宋之彭城，將魚石等人安置於此。（頁 488）襄公元年《左傳》載以晉為首之諸侯聯軍圍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五大夫」之一即魚石，此後《左傳》不載魚氏之事。魚氏任左師僅公子目夷、公孫友、魚石三代，是否可云「魚氏世為左師」？學者或誤判此例為不驗之預言。然「世為」之「世」解作時間副詞，[30]「世為左師」謂世代任左師之官。魚氏於宋僅傳三世，《左傳》編纂者曰「魚氏世為左師」，指魚氏三世皆為左師。此文依史實陳述，既非預言，更非不驗之預言。

又如僖公二十二年《左傳》記周平王東遷雒邑時，周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辛有乃預言「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於是同年秋季《左傳》載「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集解》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集解》又言「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頁 247）《正義》謂僖公十一年《左傳》書「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僖公十一年《正義》曰「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稱「伊、雒之戎」。僖公十一年《集解》釋「揚、拒、泉、皐、伊、雒之戎」云「揚、拒、泉、皐，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頁 222）僖公二十二年《正義》據此認為「伊、洛先有戎矣，而今始遷戎，為辛有言驗者，蓋今之遷戎，始居被髮祭野之處故耳。」（頁 247）

---

[28]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頁 653。

[29] 〔清〕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 1324。

[30]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頁 164。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頁 25。

簡言之，《正義》指周平王東遷時，伊川地區本有戎族居處，僖公十一年《左傳》錄諸戎「同伐京師」可證之。至於僖公二十二年《左傳》記辛有之語而與「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勾連，係因陸渾之戎居於辛有當時「見被髮而祭于野者」之地，故將辛有之預言與此聯繫。

對此則預言是否驗證，《會箋》認為周平王東遷之初，辛有既於伊川見「見被髮而祭于野者」，可證「伊川之為戎聚既久。」又上揭僖公十一年《左傳》更載「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故「『不及百年』句，伊川之有戎，瞭然可知。」[31]然若依《會箋》之意，辛有之時伊川既有戎，當無需言「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因彼時即有戎矣。益為重要者是，《左傳》編纂者將辛有之預言與「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連結，二者當有密切關聯而非隨意編排，因此不採《會箋》之說。《左傳注》曰「平王元年距此一百三十三年，而言不及百年者，或辛有之言說于中葉。」[32]《左傳注》主張辛有此語，非言於周平王始遷之際而在東周中葉，故謂「不及百年」。昭公十五年《左傳》尚見辛有之記載，該年《正義》據僖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辛有，平王時人也。」（頁 824）《左傳注》於此亦如是言，[33]與僖公十一年《左傳》處說法有異。《詳注》依據《竹書紀年》與清華簡《繫年》之記載，周幽王十一年（771 B.C.）申侯與犬戎攻殺周幽王，諸侯與周王室大臣共立周攜王。周攜王二十一年（750 B.C.）時，晉文侯殺周攜王而立周平王，三年後周王室東遷雒邑。《詳注》認為周室東遷（747 B.C.）至魯僖公二十二年（638 B.C.）歷時 109 年，若辛有於周平王東遷十年後適伊川而有此言，「則未及百年。」[34]《詳注》雖略有推論成分，然整體尚稱合理，可不必將此記載視為不驗之預言。

總上所述，以為本節結束。《左傳》「不驗之預言」指對未來之預測而與史實不符者，因易與無相關史料以供驗證之「不可驗之預言」混同，故於此節說明二者之別。《左傳》又記人物對自己未來之預期，本文稱為「自我預期」。本文設定之預言僅限對他者之預測，且「自我預期」可驗證與不驗者皆有，故不列入本文所論預言範圍。此外，因誤解傳文而誤判為預言者亦有之，本節略舉一例為說。

三、不驗之預言（一）：莊公十一年《左傳》「宋其興乎」

第二節界定何謂不驗之預言，以此原則檢閱《左傳》，除第一節所引顧炎武所舉五則、

31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435。
3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394。
33 同前註，頁 1373。
34 趙生群：《春秋左傳詳注》，頁 276。

胡念貽所列二則而尚得三則新例。今依《左傳》卷帙為序，分於第三節至第五節說明。

不驗之預言第一則見莊公十一年《左傳》，該年秋季宋國大水，魯莊公遣使弔之。宋人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魯大夫臧文仲聞宋人之回覆，云「宋其興乎！」臧氏認為宋君能自省「不敬」而導致「天降之災」，此言猶「禹、湯罪己」，故禹、湯「其興也悖焉。」臧氏又謂宋君自稱「孤」而知「禮」，「言懼而名禮，其庶乎！」《集解》釋「其庶乎」為「庶幾於興」，與前句「宋其興乎」呼應。稍後臧氏得知，宋人之答覆係宋公子御說之辭，乃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頁 153）唐人孔穎達（574-648）《春秋正義》認為，臧氏知是公子御說之辭，係「御說明年為君之後，方始聞之。聞之時已為君，故云是人宜其為君也。」（頁 153）臧氏預言「宋其興乎」，應與公子御說為君後之發展有密切關係。楊伯峻先生與陳克炯皆謂《左傳》「興」字有振興、興盛之意，楊先生更以「宋其興乎」為詞例，[35]可證臧氏之語乃贊揚之意。

《左傳》以「興」為譽者，除本則尚見六處，指涉對象有五人。第一位公子重耳——即爾後之晉文公，僖公二十三年《左傳》記其去白狄，歷齊、曹、宋、鄭而至楚。楚令尹子玉請楚成王殺之，楚成王曰「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頁 252）針對「後衰」之意，《會箋》云「後亡、後凋之後。」[36]《左傳注》言「此謂晉之衰亡在最後，由晉公子為君之故乎」；[37]二書將「後衰」解讀為最後衰亡。然《左傳》「衰」字僅具衰弱、衰退義，[38]實無衰亡、覆滅之意，二書之說不可從。趙生群先生認為「周室東遷，姬姓日益衰落，而晉自文公稱霸，其後常雄諸侯，故曰『後衰』」，[39]當從此見。檢諸《春秋大事表》，魯僖公二十三年（637 B.C.）至魯哀公二十七年（468 B.C.），滅亡之姬姓諸侯有蔡、曹、吳、邢、頓等五國。[40]與魯、衛、燕等姬姓諸侯相較，晉確實較早覆亡，然較諸蔡、曹等國可謂「後衰」。

第二位是周文王，相關記載有二處。一是襄公十三年《左傳》載晉悼公治兵於絺上，晉國諸卿咸能相讓。「君子」議云「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頁 555）「周之興」謂周文王奠定基礎，方能開國立業。二見昭公四年《左傳》，彼時楚大夫椒舉赴晉，請晉允楚召集諸侯。椒舉言「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頁 727）將商紂與周文王對舉，前者因淫虐而隕國，後者因惠和乃興

35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頁 910。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 994-995。
36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451。
3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409。
38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頁 572。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 1068。
39 趙生群：《《左傳》疑義新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頁 96。
40 〔清〕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 563-586。

邦，「興」於此謂周之興發。第三位指周武王，昭公二十四年《左傳》記周大夫萇弘之言，援〈大誓〉所載周武王之語，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萇弘認為周武王能與諸臣「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頁 885）此「興」所譽乃周武王，可與上揭二處涉及周文王之例參佐。第四位謂商王盤庚，哀公十一年《左傳》載吳將伐齊，越王句踐賂吳王夫差及吳國諸臣，吳大夫子胥懼而引〈盤庚之誥〉「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以諫夫差。子胥以為此係「商所以興也」（頁 1018），謂商王盤庚對不聽命者絕不留情，故彼時能興發不墜。

上揭五處「興」之記載，對周文王、周武王、商王盤庚之敘述是基於歷史事實，確與「興」之振興、興盛義關涉。楚成王謂公子重耳「天將興之」與臧氏曰「宋其興乎」，於傳文之語境屬預言性質。爾後公子重耳登君位又稱霸北方，楚成王之預言已得驗證。至於臧氏曰「宋其興乎」，從該處傳文可知，宋之「興」應與公子御說——即宋桓公聯繫。宋桓公於魯莊公十三年（681 B.C.）即位，魯僖公九年（651 B.C.）薨逝，在位長達三十一年。檢諸《左傳》，宋桓公在位首年之春，齊、宋、陳、蔡、邾之君會於北杏，目的是平宋於魯莊公十二年（680 B.C.）發生宋大夫南宮長萬弒宋閔公之亂。然於該年冬季，宋桓公卻「背北杏之會」（頁 154），導致魯莊公十四年（680 B.C.）春季「諸侯伐宋。」諸侯雖「取成于宋而還」（頁 155），卻使宋國無辜承受兵燹。此外，莊公十五年《春秋經》「鄭人間之而侵宋」（頁 156），莊公十六年《春秋經》「宋人、齊人、衛人伐鄭」（頁 156），連續二年與鄭交戰。又莊公十九年《春秋經》「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頁 160），宋師兵鋒向魯。爾後宋桓公雖參與數次會盟，且與霸主齊桓公及諸侯聯軍伐楚，唯無甚凸出政績。《史記・宋微子世家》亦僅書宋桓公二年（680 B.C.）時「諸侯伐宋，至郊而去」；宋桓公二十三年（659 B.C.）衛文公女弟「為桓公夫人」；宋桓公三十年（652 B.C.）「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等三則。[41]宋桓公未見臧氏所譽「宋其興乎」之事，若與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楚王預言公子重耳「天將興之」相較，「宋其興乎」顯然是不驗之預言。

學者或以為「宋其興乎」非指宋桓公，乃謂宋桓公之子宋襄公。上揭僖公九年《左傳》「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頁 220）《會箋》曰「宋襄崛以爭霸，幾不知其何恃？」又云彼時「當齊桓已沒，重耳未興，遂毅然乘隙而起。」[42]依《會箋》之闡釋，宋襄公儼然是「宋其興乎」之對象，公子目夷則是宋襄公能「興」

[41]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600。

[42]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377。

之推手。事實證明僖公十九年《左傳》記「宋人圍曹」時，公子目夷諫宋襄公「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頁 240）又僖公二十一年《左傳》載宋襄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夷預言「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頁 241）同年秋季，諸侯會宋襄公於盂，公子目夷又預言「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果然楚人「執宋公以伐宋」，然於冬季「會于薄以釋之」，此即公子目夷所謂「幸而後敗。」唯公子目夷又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頁 242）「足以懲君」之事發生於翌年，僖公二十二年《左傳》記夏季時宋襄公伐鄭，子魚云「所謂禍在此矣。」（頁 247）是時「楚人伐宋以救鄭」，宋襄公亦將迎戰。宋大司馬固之諫言極為關鍵，[43]謂「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該年稍後宋、楚戰於泓水，「宋師敗績」，宋襄公「傷股。」（頁 248）翌年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書「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頁 250）上揭大司馬固所言「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可與臧氏「宋其興乎」呼應。唯宋襄公因執意與楚對戰，導致「宋師敗績」，顯然非臧氏所預言「宋其興乎」。

總上所述，以為本節結束。莊公十一年《左傳》記臧文仲預言「宋其興乎」，《左傳》「興」字有興發、昌盛之意。然臧文仲指涉對象無論宋桓公或宋桓公之子宋襄公，皆與二君事蹟不符，故此則屬不驗之預言。

四、不驗之預言（二）：

襄公四年《左傳》「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不驗之預言第二則見襄公四年《左傳》，記魯卿季文子「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頁 505），是時魯襄公生母定姒薨，匠慶向季文子請伐檟木，以此製作定姒之棺槨。季文子答覆曰「略」，《集解》云「不以道取為略。」（頁 506）《會箋》與《左傳注》皆釋「略」有簡略義，《左傳注》謂季文子之意乃葬定姒「不必選擇美木。」[44]《詳注》訓「略」為「自取之」，[45]然從《左傳》後文「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集解》言「御，止也。」（頁 506）知《詳注》之說未恰，當從《會箋》與《左傳注》之見。此段

[43] 筆者案：《集解》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頁 248）《會箋》主張傳文「固諫」為一詞，「固」係「諫」之狀語，此大司馬乃目夷，見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437。黃聖松〈《左傳》宋國二位子魚析論〉已論之，此「大司馬固」仍從《集解》之見為確。黃聖松論文收入曾亦、郭曉東主編：《春秋學研究》第 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頁 63-80。

[44]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978。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934。

[45] 趙生群：《春秋左傳詳注》，頁 663。

傳文錄「君子」之議，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頁506）《會箋》闡發「君子」之意，乃譴責季文子「無禮」。《會箋》分析其「無禮」之處有三：一是襄公二年《左傳》書魯宣公夫人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槨與頌琴。」彼時魯成公夫人齊姜薨，季文子取穆姜之檟以製其棺槨，該處「君子」亦議其「非禮也。」（頁498）季文子「無禮」之二乃意圖不成定姒之喪，令匠慶不必擇美木以製槨是「無禮」之三。《會箋》謂「君子」言「『多行無禮』，足盡行父一生。」[46]

須注意「**必自及也**」之「及」，《左傳》有及於禍害之意。[47]隱公元年《左傳》記鄭莊公預言共叔段「將自及」，《集解》曰「禍將自及。」（頁 36）同年《左傳》載共叔段羽翼豐滿後，「將襲鄭，夫人將啟之。」詎料鄭莊公先發制人，共叔段因不敵而「出奔共」（頁 36），應驗「將自及」之預言。又隱公六年《左傳》書鄭莊公向陳桓公請成，然「陳侯不許。」「君子」責陳桓公「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頁 70）桓公五年《春秋經》「五年春正月甲戌、乙丑，陳侯鮑卒。」陳桓公之卒日有二，《集解》釋云「陳亂，故再赴。」（頁 105）同年《左傳》言陳桓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頁106）唯同年《公羊傳》「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48]又同年《穀梁傳》「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49]《左傳注》認為《公》、《穀》之意，「蓋以陳桓公患精神病，甲戌之日一人出走，經十六日而後得其尸，不知其氣絕之日，故《春秋》作者舉二日以包之。」[50]二《傳》之文與上揭「君子」「長惡不悛，從自及也」之預言相應，二《傳》記載可從。又文公七年《左傳》錄晉卿趙盾欲立公子雍，命晉卿先蔑如秦迎之。晉卿荀林父諫先蔑，「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集解》釋「將及」曰「禍將及己。」（頁 318）果然趙盾興兵拒秦，導致「先蔑奔秦。」（頁 317）爾後《春秋經》與《左傳》不見先蔑，應是留秦而未返晉，終驗「禍將及己」之預言。

上文已證《左傳》言「及」乃禍難臨身，《詳注》謂「自及」指禍及自身，[51]「君子」對季文子「多行無禮，必自及也」之預言是否應驗？襄公五年《左傳》「季文子卒」（頁515），其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頁 515-516）《左傳》編纂者曰「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君子」謂季文子「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46]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978。
[47]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頁 127。
[48] 〔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十三經注疏》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頁 52。
[49]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穀梁傳注疏》，頁 32。
[50]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頁 104。
[51] 趙生群：《春秋左傳詳注》，頁 663。

可不謂忠乎？」（頁 516）學者或以為襄公四年《左傳》「君子」所言「必自及也」，係預告季文子將不久於人世。然上文已說明，《左傳》「及」字或指因橫生之禍端而遭難，或遭殺戮而不得善終。姑且不論襄公四年與五年《左傳》之「君子」是否為同一人，依上引文字可合理推判季文子係屬善終。針對「君子」譽季文子為「忠」，《會箋》提出解釋。《會箋》認為「君子」所謂「忠」，「蓋皆以其廉儉為忠，而未及其大節。」至於「未及其大節」處，《會箋》指摘季文子「有不臣者三焉」，分別為「助襄仲弒逆、逐歸父、幽君母。」[52]「助襄仲弒逆」見文公十八年《左傳》，傳文雖未見季文子「助襄仲弒逆」之跡，然從宣公十八年《左傳》「逐歸父」之記載，透露蛛絲馬跡。宣公十八年《左傳》記魯大夫公孫歸父因其父襄仲立魯宣公而有寵，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該年魯宣公薨，季文子於朝宣言「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魯卿臧宣叔反駁之，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集解》謂臧宣叔之名為許，「時為司寇，主行刑。」（頁 413）臧宣叔雖反駁季文子，然仍逐公孫歸父。臧宣叔指襄仲殺嫡立庶之際，季文子不僅未治其罪，更放任襄仲冊立魯宣公。《會箋》據此推論季文子是暗助或默許襄仲殺嫡立庶，又為鏟除公孫歸父而驅逐之，二者皆季文子「不臣」之事。「幽君母」之「君母」是魯成公嫡母、魯襄公嫡祖母穆姜，「幽君母」之事見襄公九年《左傳》。該年「穆姜薨東宮」，《集解》云「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頁 526）成公十六年《左傳》載魯人「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頁 480），未記穆姜徙居東宮。《集解》之說雖無實證，尚且合理。至於「幽君母」是否為季文子所為，《左傳》亦未明載。《會箋》將此惡歸諸季文子，或有想當然爾之嫌。然無論「君子」譽季文子為「忠」，或《會箋》責季文子有「不臣者三焉」，季文子仍屬善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之預言確實不驗。

總結上述，以為本節結束。襄公四年《左傳》記「君子」議季文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左傳》「及」字有禍難臨身之意，「必自及也」乃預言季文子將有大難或不得善終。翌年襄公五年《左傳》雖記季文子卒，然從行文推測其屬善終，與「必自及也」之預言不符。

五、不驗之預言（三）：

昭公六年《左傳》「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52]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991。

昭公六年《左傳》「鄭人鑄刑書」，《集解》曰「鑄刑書於鼎，以國為之常法。」（頁749）稍後晉大夫叔向致書鄭卿子產，指責子產推動「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等政策，「將以靖民，不亦難乎？」（頁750）叔向預言「終子之世，鄭其敗乎」（頁751），句中之「子」指子產。《左傳》「敗」字有敗壞、毀壞義，[53]叔向謂終子產之世，鄭將毀敗。《左傳》載子產復書云「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頁751）《會箋》與《左傳注》皆謂子產此句係回應叔向「終子之世，鄭其敗乎。」[54]《詳注》認為子產「謂不能慮及子孫」，[55]「吾以救世也」指只能挽救當時頹勢，依此知「終子之世」謂子產在世期間。

學者或以為「鄭其敗乎」非預言，僅是叔向之感慨。然同傳後文記晉大夫士文伯之語，曰「火見，鄭其火乎」（頁751），句式與「鄭其敗乎」近似。同年《左傳》「六月丙戌，鄭災」，《集解》云「終士文伯之言」（頁752），士文伯之詞既是預言且得驗證。此外，襄公十年《左傳》載七月時楚令尹子囊與鄭卿子耳侵魯西鄙，九月時子耳又侵宋北鄙。魯卿孟獻子謂「鄭其有災乎」（頁540），句式與「鄭其敗乎」亦近。孟獻子預言「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集解》曰「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遺禍也。」（頁540）同年稍後《左傳》記鄭國內亂，諸賊「殺子駟、子國、子耳」（頁541），孟獻子之預言乃驗。又襄公二十八年《左傳》書魯大夫梓慎之語，「今茲宋、鄭其饑乎」，句式亦與「鄭其敗乎」相近。同年八月《左傳》載鄭卿游吉告楚人之言，曰「以歲之不易」云云，《集解》釋為「歲有饑荒之難」（頁652），亦是應驗之預言。上揭三例句式與「鄭其敗乎」近同，皆是預言且得應驗，可證叔向之語亦當視為預言。

既證「終子之世，鄭其敗乎」乃預言，然叔向之語是否得驗？自魯昭公六年（535 B.C.）至魯昭公二十年（522 B.C.）子產逝世計十三年，《左傳》錄鄭之大事如後。昭公七年《左傳》記子產聘於晉，晉卿韓宣子問晉平公之疾，子產建議祀絲。爾後晉平公漸癒，乃「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頁763）又昭公八年《左傳》書晉國虒祁之宮落成，鄭卿「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游吉謂晉大夫史趙，「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集解》雖曰游吉「言諸侯畏晉，非獨鄭。」（頁769）然因鄭能事晉，鄭國此時期乃得安寧。又昭公十三年《左傳》載平丘之盟時「子產爭承」，《集解》釋「爭承」為「承貢賦之次。」（頁812）子產為國家謀，不屈不撓而「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左傳》記仲尼之譽，「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53]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頁621。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599。
[54]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144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277。
[55] 趙生群：《春秋左傳詳注》，頁970。

（頁 813）子產能以禮正之，故得晉國敬重。又昭公十六年《左傳》書晉卿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宣子求於鄭定公，然「子產弗與。」（頁 827）韓宣子轉而「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頁 828）《左傳注》認為據後文所載，「乃韓宣子欲『強奪商人』也」，[56]此見可從。子產語韓宣子，「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子產將此事件升高為晉與從屬諸侯之關係，「若大國令而共無藝」，則鄭將如晉之「鄙邑」，子產認為韓宣子「亦弗為也。」（頁 828）子產以禮為訴求，回絕韓宣子之求玉，終得韓宣子尊重。稍後韓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更言「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頁 829）子產以禮治國，可連結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公子札之言，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集解》謂此處之「侈」指「伯有」（頁 673），翌年襄公三十年《左傳》即載鄭之執政伯有，遭鄭國強宗駟氏攻擊而奔許。稍後伯有潛回鄭都作亂，鄭大夫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於羊肆。」（頁 682）爾後子產逐步掌理國政，公子札之預言得驗。

此段期間鄭雖有動蕩，然未見「鄭其敗乎」之徵。如昭公七年《左傳》記已故鄭卿伯有之魂魄作祟，子產立伯有之子「良止以撫之，乃止。」（頁 763）同年《左傳》又書鄭卿「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頁 764）馬師氏之罕朔殺子皮氏之罕魋，因「罕朔奔晉」（頁 765）而未使事端擴大。又昭公十八年《左傳》載鄭國大火，鄭大夫裨竈要求「用瓘斝玉瓚」（頁 839）以祝禱。然「子產不可」，「亦不復火」（頁 841），火災之損害亦未加劇。此時期鄭、晉關係亦有摩擦，如上揭昭公十八年《左傳》鄭之火災，因「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此舉引發晉國不滿。然子產覆曰「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頁 843）云云，晉乃未向鄭問責。又昭公十九年《左傳》記鄭卿駟偃卒，駟氏立子瑕為宗主。駟偃另一子乃晉大夫之甥，晉人欲介入駟氏繼承之爭。子產言駟氏「立長親」之子瑕，可謂順理成章。若鄭之卿大夫亡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頁 846）晉人最終不再干涉駟氏立宗主之事。

總上所述，以為本節結束。昭公六年《左傳》記叔向預言「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句中之「子」謂子產，「終子之世」指子產在世期間。《左傳》「敗」字有敗壞、毀壞之意，「鄭其敗乎」乃預言鄭國將衰敗。然至魯昭公六年至子產謝世之魯昭公二十年，鄭國始終與北方強權晉國保持良好關係，且國內政局穩定發展，實無衰敗之跡，叔向之預言終究不驗。

六、不驗之預言不宜作為《左傳》成書下限

[5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379。

第一節提及吾人對《左傳》預言之看法，認為預言應驗者乃經《左傳》編纂者修訂或潤飾，藉以提高預言應驗比例。尤其《左傳》更有預言直示應驗年數，且往往得證。如僖公二年《左傳》記「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大夫卜偃曰「虢必亡矣」，預言滅亡時間「不可以五稔」（頁 200），意即五年內虢國必亡。三年後之僖公五年《左傳》記「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頁 209），虢果於五年內亡國。又襄公二十七年《左傳》書晉大夫叔向預言鄭卿伯有乃「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頁 648），云五年內伯有必亡。三年後之襄公三十年《左傳》載「伯有死於羊肆」（頁 682），預言果驗。又昭公元年《左傳》錄秦大夫后子言秦景公「鮮不五稔」，（頁 704）謂五年內秦景公將薨。四年後之昭公五年《春秋經》記「秦伯卒」（頁 742），同年《左傳》書「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頁 749），此預言又得驗。諸如此類者尚多，於此不一一列舉。合理推測明記年數之預言，應經《左傳》編纂者修訂或潤飾，否則難以解釋其精確之程度究竟如何推衍。然即使如此，是否可將《左傳》所有預言，認定是《左傳》編纂者修訂或潤飾？至於第一節所錄顧炎武與胡念貽計七則不驗之預言，及本文第三節至第五節增補之三則，吾人又應如何看待？

黃明磊主張《左傳》編纂者不在意所錄預言彼此之間，或預言與事實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僅是藉預言闡釋觀點，[57]此見或可解釋何以《左傳》保留不驗之預言。此外，唐明亮提出一說，值得吾人關注。唐明亮認為如何認定《左傳》編纂者定然記載應驗之預言？若以應驗與否作為選錄預言之標準，不驗之預言何以未潤飾、修訂或逕予刪除？反之，若《左傳》編纂者以應驗為收錄預言之標準，則《左傳》不應存在不驗之預言。既然《左傳》保留若干不驗之預言，知《左傳》編纂者不以應驗與否為收錄條件。唐明亮提出《左傳》編纂者以「是否符合一般事理、是否遵禮、是否重民」為選取標準，「若能體現這三點，即便不驗或不可驗，作者亦取用。」唐明亮因此認為從不驗之預言推斷《左傳》成書下限，此法尚待商榷。[58]筆者認同唐明亮之見，唯其可再補充。

首先是春秋時人好發預言，《左傳》多記預言乃體現彼時風氣。《左傳》有二處記載值得留意，一是昭公十七年《左傳》書鄭大夫裨竈言於鄭卿子產，「宋、衛、陳、鄭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頁 839）子產未予「瓘斝玉瓚」，翌年昭公十八年《左傳》載五月時鄭國果然大火。此時裨竈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頁 841）子產仍不認同，鄭卿子大叔乃諫之。子產認為「天道遠，人道邇」，裨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子產依舊不予瓘斝玉瓚，而鄭「亦不復火。」《集解》釋「是亦

[57] 黃明磊：《《左傳》預言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頁 18。
[58] 唐明亮：〈《左傳》預言新論〉，《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第 4 期，頁 78-86。

多言矣，豈不或信」云「多言者，或時有中。」（頁 841）子產之意乃謂預言既多，應驗機率自然提高，指裨竈乃偶然言中。又定公十五年《左傳》錄邾隱公朝魯，魯大夫子貢觀察邾隱公「執玉高，其容仰」；反觀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謂「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子貢言魯定公為觀禮之主人，「其先亡乎！」同年五月魯定公薨，仲尼乃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頁 985）味仲尼之意，亦指子貢多言而不幸說中魯定公之離世。此外，《會箋》之見頗值得借鑑，謂「春秋時多前知之言，《左氏》所錄有奇中如神者」；「《左氏》既審載前知之事，以著時習俗。」《會箋》所指「前知之言」即預言，認為《左傳》編纂者將已知之事配合預言，體現春秋好發預言之風氣。《會箋》謂定公十五年《左傳》記仲尼之言，乃「使人知多言非孔門所取也。」[59]另須思考者為，既如《會箋》所敘，《左傳》編纂者多錄預言乃顯春秋風氣，何以應驗者多而不驗者少？

《左傳》之預言多非憑空妄說，往往是觀察個人表現、事物變化、時勢發展等外在條件而議論。[60]此外，《左傳》預言尚具懲惡揚善之義，[61]藉以警醒世人，如上揭唐明亮所述三項標準即是。學者或謂《左傳》預言尚富有周人天命觀，或曰預言與道德禮法關係密切而蘊含法制思想，或云預言隱含大一統思想，皆有其理。[62]以預言國家滅亡為例，如隱公十一年《左傳》記「息侯伐鄭」，「息師大敗而還。」《左傳》書「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又載「君子」因息國「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查有罪」等「犯五不韙」（頁 82），預言「息之將亡。」莊公十四年《左傳》錄「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頁 156）《左傳注》曰「莊十四年《傳》述楚文王以息亡之故伐蔡，則息之亡當在莊公十四年以前數年，距此時不過二、三十年。」[63]《左傳》編纂者藉「君子」議

---

59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頁 1871。

60 曲文：《《左傳》人事預言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6），頁 6-17。宗金偉：《《左傳》預言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8），頁 18-20。周晶純：〈《左傳》人物禍福預言類型考論〉，《龍岩學院學報》第 26 卷第 5 期（2008），頁 70-74。曲文：〈論《左傳》中的人事預言〉，《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6 期（2008），頁 54-58。

61 賈紅蓮：〈《左傳》預言發微〉，《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第 1 期（2001），頁 64-68。朱育戈：〈春秋筆法與《左傳》預言〉，《邊疆經濟與文化》2009 年第 4 期（2009），頁 86-87。

62 劉麗文：〈論《左傳》「天德合一」的天命觀——《左傳》預言的本質〉，《求是學刊》總第 138 期（2000），頁 99-106。趙奉蓉：〈《左傳》預言所體現的「大一統」思想〉，《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卷第 1 期（2006），頁 94-96。劉子立：〈《左傳》神秘預言及其文獻來源〉，《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6 卷第 1 期（2011），頁 118-122。邵志葉：《《左傳》預言研究》，頁 15-17。韓高年：〈「文類」視閾下的先秦預言及其文學意義〉，《文學遺產》2015 年第 6 期（2015），頁 14-25。楊金波：〈《左傳》預言的文化指向與敘事功能〉，《北方論叢》2021 年第 1 期（2020），頁 115-125。王盈科：〈《左傳》「君子預言」中的天命思想及成因〉，《對聯》2022 年第 9 期（2022），頁 6-10。何松雨：〈管窺《左傳》預言與道德禮法之關係〉，《名作欣賞》2023 年第 17 期（2023），頁 86-88。

6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78。

息國因「犯五不韙」而將亡，警誡為人君者應「度德、量力、親親、徵辭、查有罪」，方不重蹈息國滅亡之覆轍。又如虢國之亡，莊公三十二年《左傳》記「有神降于莘」，周大夫內史過聞虢君向神乞求土田，云「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頁 181）內史過謂暴虐之虢君竟求神賜土，距亡國不遠矣。上引僖公二年《左傳》書「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大夫卜偃言謂該年稍早時，晉、虞聯軍已滅虢之下陽。虢君竟「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頁 200）虢君亡一大都而不思警惕，又敗戎而益驕，勢必加速亡國，果然於魯僖公五年（655 B.C.）覆滅。內史過之預言強調國君不可虐民，卜偃之預言儆戒人君不得驕縱高傲，在在訓示牧民者須以百姓為重。李強認為預言乃「藉此凸顯《左傳》的作者是有意圖的藉由預言的不斷應驗，達成『使亂臣賊子懼』的歷史功能」，[64]此見可從。

春秋時人藉個人表現、事物變化、時勢發展等外在條件而預言，若外在條件改變，是否預言與結果亦隨之不同？襄公十四年《左傳》記衛獻公奔齊，魯大夫「臧紇如齊唁衛侯。」衛獻公與臧紇言而「虐」，《詳注》解「虐」為「暴、暴虐」，[65]謂言語間透露暴虐之情態。臧紇因此預言「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冀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衛大夫子展與子鮮聞臧紇之批評而與臧紇對談，二人之言辭「道」，故「臧孫說。」《集解》釋「道」云「順道理」，指子展與子鮮言語順理。臧紇與二人對話後謂「衛君必入」，預言經二人「或輓之，或推之」，衛獻公「欲無入，得乎？」（頁 562）臧紇藉與衛獻公及子展、子鮮對話之經驗，預言衛獻公是否能返國。前後兩段預言結果雖不同，唯衛獻公果然返國重登君位。《左傳》編纂者保留臧紇之預言以資比較，提供吾人了解春秋時人預言之依據，且證實外在條件改變時，預言內容亦可更易。此亦呼應僖公十六年《左傳》載周內史叔興曰「吉凶由人」（頁 236），與僖公二十年《左傳》書「君子」所言「善敗由己」（頁 241），凸顯春秋時人亦具高度人文精神，強調禍福吉凶往往由人所致。

至於《左傳》編纂者未潤飾、修訂或刪除不驗之預言，其立場、動機與目的為何？唐明亮對第一節所引顧氏提出不驗之預言第五則，即僖公三十一年《左傳》記衛遷都帝丘而「卜曰三百年」，認為此係《左傳》編纂者如實保留史官之記載。依唐明亮之見，則第一節所引胡氏提出不驗之預言第一則，即宣公三年《左傳》預言周朝國祚「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亦可視作保留史官之記載。推而廣之，上揭全部不驗之預言，皆可視為《左傳》編纂者對史料之尊重與保存。尤其《左傳》編纂者已知本文所論三則不驗之預言與結果不符，仍如實記載而未修訂、潤飾或刪除，益顯其對不驗之預言採取兼容并存之態度。第一

[64] 李強：《《左傳》預言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8），頁 84-122。
[65] 趙生群：《春秋左傳詳注》，頁 731。

節所引《左傳注》「預言被證實的，是作者所親見的；預言不靈驗的，是作者所未及聞見的」之假設既無法成立，則不驗之預言已不具推判《左傳》成書下限之條件。以往學者藉此方法所得結論，恐有再商榷之必要。

最後討論《左傳》編纂者保留本文所論三則不驗之預言，是否另有其他深意？黃明磊認為《左傳》編纂者為興盛者安插預言，「將原因歸結為守禮或有德」；反之，為衰亡者亦安插預言，「將原因歸結為無禮或失德。」[66]唯其說於本文所論三則不驗之預言均不適用，須再進一步探求其他目的。莊公十一年《左傳》魯卿臧文仲譽宋桓公能言、知禮且有恤民之心，預言「宋其興乎」，不難見出臧文仲對其寄予厚望。可惜史冊不載宋桓公具體建樹，至少未若亦受楚成王盛贊「天將興之」之公子重耳，爾後成為春秋第二位霸主。《左傳》編纂者保存臧文仲之語，或特與僖公二十二年《左傳》宋卿大司馬固所言，「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呼應，藉以暗諷宋桓公之子宋襄公終難稱霸。襄公四年《左傳》「君子」預言魯卿季文子「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實與季文子之善終相違。《會箋》論季文子「有不臣者三焉」，然「君子」此語實符《左傳》懲惡揚善之宗旨。《左傳》編纂者保留預言，或是暗示季氏對魯君權力之侵蝕已不可逆轉。否則「多行無禮」之季文子不僅未「自及也」，況且能得善終。若非彼時君權陵替乃大勢所趨，諸國之臣又「多行無禮」，季文子又豈能不「自及也」？昭公六年《左傳》晉大夫叔向預言終鄭卿子產之世而「鄭其敗乎」，然《左傳》所載叔向九則預言，[67]唯獨對子產之預言不驗。同年《左傳》錄子產復叔向之書，強調叔向所譴責之施政，乃為「救世」而設。子產雖未接受叔向之言，然不敢忘叔向之規諫。《左傳》編纂者保留此段記載，推測應是對子產苦心孤詣以治鄭國之暗譽。

---

66 黃明磊：《《左傳》預言研究》，頁 19。

67 叔向之預言應驗者有八則，一見襄公二十一年《左傳》「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預言「二君者必不免。」《集解》云「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傳。」（頁 593）再見襄公二十七年《左傳》「（趙）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叔向云「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集解》言「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頁 648）三見昭公元年《左傳》「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叔向預言「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集解》云「為十三年楚弒靈王傳。」（頁 701）四見昭公十一年《左傳》記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叔向預言「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頁 785）同年《左傳》書「冬十一月，楚子滅蔡。」（頁 787）五見昭公十一年《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預言「單子其將死乎！」（頁 786）同年《左傳》載「十二月，單成公卒。」（頁 787）六見昭公十一年《左傳》「九月，葬齊歸」，魯昭公「不感。」叔向預言「魯公室其卑乎！」《集解》謂「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頁 787）七見昭公十三年《左傳》載楚內亂，楚靈王自縊，子干曾登君位。「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集解》云「言楚借君子干以弒靈王，終無能成。」（頁 808）八見昭公十五年《左傳》「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周天子云「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頁 823）「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頁 824）《集解》言「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頁 825）

七、結語

近世以來學者，屢見以《左傳》「不驗之預言」作為推論《左傳》成書下限，主張不驗之預言乃《左傳》編纂者未見，因未嘗修訂或潤飾，可藉以推斷《左傳》成書下限。雖依據相同材料，然諸家說法紛陳而莫衷一是。本文所謂「不驗之預言」，指對未來之預測而與史實不符者。為釐清「不驗之預言」與無相關史料以供驗證之「不可驗之預言」，本文於第二節辨析二者之別。明末清初之顧炎武與民國初年學者胡念貽，合計提出《左傳》七則不驗之預言。本文檢閱《左傳》又提出三則，分置於第三節至第五節說明。此三則不驗之預言皆發生於春秋之世，《左傳》編纂者無由不知其發展與結果，何以未予修訂或潤飾而逕自保留？若以應驗與否作為選錄預言之標準，不驗之預言何以未潤飾、修訂或逕予刪除？反之，若《左傳》編纂者以應驗為收錄預言之標準，則《左傳》不應存在不驗之預言。既然《左傳》保留若干不驗之預言，知《左傳》編纂者不以應驗與否為收錄條件。職是可以推論，不驗之預言乃《左傳》編纂者對史料之尊重與保存，仍如實收錄於《左傳》。《左傳注》提出「預言被證實的，是作者所親見的；預言不靈驗的，是作者所未及聞見的」之假設既無法成立，則不驗之預言已不具推判《左傳》成書下限之條件。以往學者藉此方法所得結論，恐有再商榷之必要。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十三經注疏》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

〔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十三經注疏》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

〔漢〕穀梁赤傳，〔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十三經注疏》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

〔清〕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

〔清〕顧炎武：《日知錄》，臺北：台灣明倫書局，1979 年。

二、近人論著

王　和：〈論《左傳》預言〉，《史學月刊》1984 年第 6 期（1984）。

王盈科：〈《左傳》「君子預言」中的天命思想及成因〉，《對聯》2022 年第 9 期（2022）。

曲　文：《《左傳》人事預言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6 年。

_____：〈論《左傳》中的人事預言〉，《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6 期（2008）。

朱育戈：〈春秋筆法與《左傳》預言〉，《邊疆經濟與文化》2009 年第 4 期（2009）。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8 年。

何松雨：〈管窺《左傳》預言與道德禮法之關係〉，《名作欣賞》2023 年第 17 期（2023）。

李　強：《《左傳》預言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8 年。

周晶純：〈《左傳》人物禍福預言類型考論〉，《龍岩學院學報》第 26 卷第 5 期（2008）。

宗金偉：《《左傳》預言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

邵志葉：《《左傳》預言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胡念貽：〈《左傳》的真偽和寫作時代問題考辨〉，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唐明亮：〈《左傳》預言新論〉，《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第 4 期（2017）。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年。

黃明磊：《《左傳》預言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黃聖松：〈《左傳》宋國二位子魚析論〉，收入曾亦、郭曉東主編：《春秋學研究》第 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年。

黃覺弘：〈《左傳》成書戰國說綜考〉，《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 25 卷第 6 期（2006）。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7 年。

_____：《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楊金波：〈《左傳》預言的文化指向與敘事功能〉，《北方論叢》2021 年第 1 期（2020）。

賈紅蓮：〈《左傳》預言發微〉，《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第 1 期（2001）。

寧登國：〈《左傳》記事終止時間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1 期（2006）。

趙生群：《《左傳》疑義新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年。

_____：《春秋左傳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23 年。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年。

趙奉蓉：〈《左傳》預言所體現的「大一統」思想〉，《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卷第 1 期（2006）。

劉子立：〈《左傳》神秘預言及其文獻來源〉，《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6 卷第 1 期（2011）。

劉志全：〈出土文獻視域下的《左傳》成書時間新論〉，《人文雜志》2024 年第 6 期（2024）。

劉佳男：《《左傳》成書年代問題的多視角考察》（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

_____：〈從《左傳》的預言看其成書年代〉，《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2013 年第 5 期（2013）。

劉麗文：〈論《左傳》「天德合一」的天命觀——《左傳》預言的本質〉，《求是學刊》總第 138 期（2000）。

韓高年：〈「文類」視閾下的先秦預言及其文學意義〉，《文學遺產》2015 年第 6 期（2015）。

WORKS CITED

Akatsuka, Kiyoshi. (1955). Bokushi no tenshi ni tsuite: Bokushi shiso no shiso taikei no fukugen. Kenkyu, (6).

Chen, Kejiong. Zuo zhuan xiangjie cidian [A Detailed Dictionary of the Zuo Tradition]. Zhongzhou guji chubanshe, 2004.

Du, Yu, and Yingda Kong, commentators. Chunqiu Zuo zhuan zhushu [Commentaries and Subcommentar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he Zuo Tradition]. Yiwen yinshuguan, 1993. Reprint of the 1815 Jiangxi Nanchang prefectural school edition of Shisan jing zhushu.

Gongyang, Shou, Xiu He, and Yan Xu, commentators. Chunqiu Gongyang zhuan zhushu [Commentaries and Subcommentar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he Gongyang Tradition]. Yiwen yinshuguan, 1993. Reprint of the 1815 Jiangxi Nanchang prefectural school edition of Shisan jing zhushu.

Gu, Donggao. Chunqiu dashi biao [Table of Major Event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Edited by Shuping Wu and Jiemin Li, Zhonghua shuju, 1993.

Gu, Yanwu. Rizhi lu [Record of Daily Knowledge]. Taiwan Minglun shuju, 1979.

Guliang, Chi, Ning Fan, and Shixun Yang, commentators. Chunqiu Guliang zhuan zhushu [Commentaries and Subcommentar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he Guliang Tradition]. Yiwen yinshuguan, 1993. Reprint of the 1815 Jiangxi Nanchang prefectural school edition of Shisan jing zhushu.

Han, Gaonian. "'Wenlei' shiyu xia de Xian Qin yuyan jiqi wenxue yiyi" ["The Pre-Qin Prophecies and Their Literary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nre'"]. Wenxue yichan [Literary Heritage], no. 6, 2015.

He, Songyu. "Guankui Zuo zhuan yuyan yu daode lifa zhi guanxi" ["A Glimps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hecies in the Zuo Tradition and Moral Etiquette"]. Mingzuo xinshang [Masterpieces Review], no. 17, 2023.

Hu, Nianyi. "Zuo zhuan de zhenwei he xiezuo shidai wenti kaobian" ["An Examina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and Time of Composition of the Zuo Tradition"]. Zhongguo gudai wenxue lungao [Draft Essays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7.

Huang, Juehong. "Zuo zhuan chengshu Zhanguo shuo zongkao"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Theory that the Zuo Tradition was Compile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Jiangha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ke ban) [Journal of Jiangh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5, no. 6, 2006.

Huang, Minglei. Zuo zhuan yuyan yanjiu [A Study on Prophecies in the Zuo Tradition]. 2011.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MA thesis.

Huang, Shengsong. "Zuo zhuan Song guo er wei Ziyu xilun" ["An Analysis of the Two Ziyus of the Song State in the Zuo Tradition"]. Chunqiu xue yanjiu [Stud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edited by Yi Zeng and Xiaodong Guo, vol. 1,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23.

Jia, Honglian. "Zuo zhuan yuyan fawei" ["Elucidating the Prophecies in the Zuo Tradition"]. Anhui shifa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9, no. 1, 2001.

Li, Qiang. Zuo zhuan yuyan zhi yanjiu [A Study of Prophecies in the Zuo Tradition]. 2008.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A thesis.

Liu, Jianan. Zuo zhuan chengshu niandai wenti de duo shijiao kaocha [A Multi-perspectiv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mpilation Era of the Zuo Tradition]. 2008.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MA thesis.

Liu, Jianan. "Cong Zuo zhuan de yuyan kan qi chengshu niandai" ["Examining the Compilation Era of the Zuo Tradition Through Its Prophecies"]. Mudanjiang shifan xueyuan xuebao (Zheshe ban) [Journal of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5, 2013.

Liu, Liwen. "Lun Zuo zhuan 'tian de heyi' de tianming guan: Zuo zhuan yuyan de benzhi" ["On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Virtue' Mandate of Heaven View in the Zuo Tradition: The Essence of Prophecies in the Zuo Tradition"]. Qiushi xuekan [Seeking Truth], no. 138, 2000.

Liu, Zhiquan. "Chutu wenxian shiyu xia de Zuo zhuan chengshu shijian xinlun" ["A New Discourse on the Compilation Time of the Zuo Tra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earthed Documents"]. Renwen zazhi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no. 6, 2024.

Liu, Zili. "Zuo zhuan shenmi yuyan jiqi wenxian laiyuan" ["Mystical Prophecies in the Zuo Tradition and Their Documented Sources"]. Sichuan ligong xueyu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26, no. 1, 2011.

Ning, Dengguo. "Zuo zhuan jishi zhongzhi shijian bianzheng" ["Correction on the Termination Time of the Records in the Zuo Tradition"]. Guji zhengli yanjiu xuekan [Journal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Studies], no. 1, 2006.

Qu, Wen. Zuo zhuan renshi yuyan yanjiu [A Study on Prophecies Concerning Human Affairs in the Zuo Tradition]. 2006. Jilin University, MA thesis.

Qu, Wen. "Lun Zuo zhuan zhong de renshi yuyan" ["On Prophecies Concerning Human Affairs in the Zuo Tradition"]. Xihua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Xi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vol. 27, no. 6, 2008.

Shao, Zhiye. Zuo zhuan yuyan yanjiu [A Study on Prophecies in the Zuo Tradition]. 2011.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MA thesis.

Sima, Qian. Shiji huizhu kaozheng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ith Collected Commentaries and Textual Research]. Commentaries by Yin Pei, Zhen Sima, Shoujie Zhang, and Kametaro Takigawa, Fuwen tushu chubanshe, 1991.

Takezoe, Koko. Zuo zhuan hui jian [Collected Notes on the Zuo Tradition]. Tiangong shuju, 1998.

Tang, Mingliang. "Zuo zhuan yuyan xinlun" ["A New Discourse on Prophecies in the Zuo Tradition"]. Langfang shifan xueyu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33, no. 4, 2017.

Wang, He. "Lun Zuo zhuan yuyan" ["On the Prophecies in the Zuo Tradition"]. Shi xue yue ka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no. 6, 1984.

Wang, Yingke. "Zuo zhuan 'junzi yuyan' zhong de tianming sixiang ji chengyin" ["The Mandate of Heaven Ideology and Its Causes in the 'Gentleman's Prophecies' in the Zuo Tradition"]. Duilian, no. 9, 2022.

Xu, Fuguan. Liang Han sixiang shi [History of Thought in the Han Dynast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Yang, Bojun. Chunqiu Zuo zhuan cidian [Dictionary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he Zuo Tradition]. Hanjing wenhua shiye gongsi, 1987.

Yang, Bojun. Chunqiu Zuo zhuan zhu [Annotations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he Zuo Tradition]. Zhonghua shuju, 2000.

Yang, Jinbo. "Zuo zhuan yuyan de wenhua zhixiang yu xushi gongneng" ["The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Narrative Functions of Prophecies in the Zuo Tradition"]. Beifang luncong [The Northern Forum], no. 1, 2021.

Zhao, Boxiong. Chunqiu xue shi [History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cholarship].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2004.

Zhao, Fengrong. "Zuo zhuan yuyan suo tixian de 'da yitong' sixiang" ["The 'Great Unification' Thought Reflected in the Prophecies of the Zuo Tradition"]. Taiyuan shifan xueyu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5, no. 1, 2006.

Zhao, Shengqun. Chunqiu Zuo zhuan xiangzhu [Detailed Annotations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he Zuo Tradition]. Zhonghua shuju, 2023.

Zhao, Shengqun. Zuo zhuan yiyi xinzheng [New Evidence for Doubtful Meanings in the Zuo Tradition].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2012.

Zhou, Jingchun. "Zuo zhuan renwu huofu yuyan leixing kaolun" ["A Study on the Types of Prophecies Concerning Characters'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in the Zuo Tradition"]. Longyan xueyuan xuebao [Journal of Longyan University], vol. 26, no. 5, 2008.

Zhu, Yuge. "Chunqiu bifa yu Zuo zhuan yuya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tyle and Prophecies in the Zuo Tradition"]. Bianjiang jingji yu wenhua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 no. 4, 2009.

Zong, Jinwei. Zuo zhuan yuyan yanjiu [A Study on Prophecies in the Zuo Tradition]. 2008. Peking University, MA thesis.